

台湾

上官鼎作品精萃

甲戌歲秋劉冠涵

# 金童倩女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名家作品

台湾



金童倩女

上官鼎作品精萃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第九章 结恩树敌原无意

梅花仙姑瞥见师姐兰花仙姑，被银牛长尾缠住中腰，一甩之下，抛出去三四丈高，不由大惊失色！

疾捷一掠，抢上前去，纵身空中，将兰花仙姑接下，只见那兰花仙姑，脸色凄厉苍白，已然晕死过去！

左腿自膝以下，一折为二，碧血自断处泉涌而出。

而那双脱离的左脚，跌在远远的一堆沙丘之上，周围遍洒碧血，映着偏西的残阳，格外凄厉怕人！

梅花仙姑自己过去虽则杀人如同家常便饭，但这时见师姐这等惨状，也不由面目变色！

她暗暗惊骇，畜性尚且如此厉害，主人之能，更不可测！

因此，她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威胁，内心中产生了深深的恐惧。她觉得，自己的生命，似乎已捏在那一人一兽的手里，只要那可恶的小子，稍一示意，自己的师姐便是前车之鉴！

但她究竟是老江湖，持定功深，外表上表现得仍然是阴冷与镇定！

她迅速的截住兰花仙姑断腿处的血脉，“哧”的一声，撕下半幅前襟，为师姐上药裹伤，同时着手检查腿的伤势！

银牛站三丈开外，凝立不动，一双火红的眼睛里，流露出因

惑的光芒。

它实在十分困惑，何以这兰花仙姑，竟如此的不堪一击？怎的连自己极轻的一尾一腿，均受不了？

同时它也暗暗的怕着，主人会不会责备它？因此，它不敢看罗天赐，为的是怕遇着罗天赐怪责的目光。

罗天赐先前被梅花仙姑暗袭一掌，肩头火辣生痛，本极愤怒，但此际瞥见鲜血与断肢，却不由大吃一惊！

须知罗天赐出道至今，尚未曾亲眼目睹过鲜血，如今骤然见兰花仙姑伤得如此惨重，不仅适才的怒气消于无形，同时内心中惭疚万分，反暗怪银牛不应该随便伤人。

不过，他并未真个去责备银牛，他晓得银牛也是无心之失。

均因这银牛力大无穷，皮肉坚实，不动则已，一动之下，气劲随势而发，不可收拾。

那兰花仙姑一再迫击银牛，换了是罗天赐自己，也必定出手还击。如此势出劲随，不中尚可，一中敌身，难免要骨断肉裂。

罗天赐既知此理，虽不去责备银牛，内心中对兰花仙姑，却大起怜悯同情之心。

他呆立半晌，直待那梅花仙姑，为她师姐裹好伤势，立即翩然上前，待为那兰花仙姑诊治医伤！

哪知梅花仙姑早存芥蒂于心，表面上虽无怯惧戒备之态，暗地里眉稍眼角，却始终未离开一人一兽！

此际，瞥见罗天赐向她走近，心中一惊！“呛”的一声，抽下背上的三尺青锋，厉声暴叱！

“小子，站住！”

罗天赐瞥见梅花仙姑，头脸衣衫之上，到处沾有血花，右手横剑，护在晕迷的兰花仙姑身前，神色凄厉之极，不由得心头一凛，依言止步，朗声道：“仙姑休要误会，在下实无……”

梅花仙姑色厉内荏，心乱如麻，根本不愿在此地多事逗留！

她一见罗天赐脸色微变，停步不前，只当已被她吓住，那愿再多纠缠，不等罗天赐解释清楚，立时厉声接口道：“小子你别得意，本仙姑师姐，一时大意，遭你那畜牲暗算，身受重伤，这笔帐，记在你小子头上，日后本仙姑自会找你结算……”

说着，也不待罗天赐答话，回身抱起兰花仙姑，一路厉声长啸，向来时方向电奔而去！

罗天赐当时怔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方好，想揽住她解释一番，但心想目下那兰花仙姑身受重伤已成事实，即使说清楚了，银牛并无伤人之意，亦是无补。

何况他知道这梅花仙姑刚愎自用，也未必是三言两句能令她相信的事！

无奈，只好眼睁睁看着那梅花仙姑，疾奔逸走，那四散的鹿群，也随着那啸声而奔，直追下去，片刻间全都消失在起伏无尽的沙丘之后！

罗天赐喟然长叹，没精打彩的掠上银牛，嗤骑而走，心中却为这刚刚结定的怨仇，伤感不已！

银牛本以为罗天赐会责备它，哪知竟出所料，此际得罗天赐示意，顿时放开四蹄，格外卖劲的疾驰而去！

正行间，霍然有一阵悲伤的歌声，随风传来。

罗天赐心神一震，心想这歌声凄苍强劲，歌者非身具上乘的内家功夫，不克臻此。

“同时这声音，十分熟悉，似在何处听过。

罗天赐心中纳闷，暗度：“何人如此伤心，在这漠漠黄沙之中，引吭悲歌！……”

想着倾耳细听，只闻那歌者，悲声唱出！

“……青梅竹马两无猜，情根深种，白首可期，怎料风云多变

幻，龙女多事，拆散鸳鸯，石利横刀夺吾爱，何物小儿，败事败事！……”

罗天赐初时不解，及听到“败事败事”，震地恍然大悟：“这歌者不正是戚戚翁吗？……”

同时由歌词句中，罗天赐亦已了然，敢情这戚戚翁，原来是个多情的种子。

如此，不用说，他早年必是与那阴婆婆两小无猜，情根深种，到后来，不知怎的阴婆婆被上代大侠蟠龙剑客杨小春的后人，六阴龙女杨瑾春看中，收去为徒！

而与那败事老人结成连理，使得这戚戚翁好事难成，常年遗恨，戚戚至今。

这念头在罗天赐心中电闪而过，使得他对这戚戚翁大生同情之念。往夕对他的一些反感，亦跟着消失无踪！

歌声至此，早已止住，银牛脚程快捷，天下无双，就在这片刻工夫，转过了一堆沙丘。

而龙钟衰老的戚戚翁，也同时出现在罗天赐的眼前。

罗天赐一拍银牛颈项，未待银牛停住，翩然跃下，对戚戚翁抱拳一揖，道：“戚戚翁可好，在下这厢有礼了！”

戚戚翁早已闻得银牛的蹄声，故此方才住口不再悲唱，贴地银虹入目，面前急风拂颊，丈外已多了个彬彬后生，定睛一瞧，竟是在胭脂山会过一面的罗天锡。

不由又觉意外，又是暗暗赞许。

须知罗天赐入赘张家，左近人尽皆知，戚戚翁自也有个耳闻，此际骤见是他，竟未在张家享那富贵荣华，而独行于沙漠之上，怎不令他意外？

至于他暗赞之事，一者是为了罗天赐的丰神玉貌，功力卓绝，二者则是这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！

要知，年轻人多半喜事冲动，像罗天赐这般的品貌武功，恃才傲物，更是人之常情。

但罗天赐非仅无此恶性，更且豁然大度，连对这曾被指为偷牛贼的戚戚翁，亦一般礼貌相待，毫无鄙容，岂非难得之至！

故此，戚戚翁见状，心头暗赞，同时表面上，竟也一反常态，温言相向，道：“小娃娃休要如此，我戚戚翁不惯俗礼，最厌虚伪，你有何事，尽管直说好了！”

罗天赐莞尔一笑，知他会错了自己的意思，以为自己是有为而来，亦不点破，朗声道：“在下迷于黄沙，敬烦老前辈指点明路！”

戚戚翁微觉愕然，道：“小娃娃待往何处？”

罗天赐简答：“甘州！”

戚戚翁往前一指，道：“笔直前去便达甘州。”

罗天赐道谢之后，又问道：“老前辈欲往何处？……”

戚戚翁又是一指，亦道：“甘州！”

罗天赐道：“黄沙日烈，步行颇燥，敬请与晚辈同行如何？”

戚戚翁面无欢容，黯然摇了摇头，目视他处，悲声道：“老头儿一生孤苦，行无伴，居无处，已成习惯……”

罗天赐闻言，正觉失望，戚戚翁忽然眨了罗天赐一眼，霍地又点头，改口说：“不过小娃儿你还不错，老头儿也不愿辜负了你的好心，好，咱们就一块儿走吧！”

罗天赐喜形于色，忙请戚戚翁上骑，好在银牛背上，十分宽敞，二人乘坐足足有余！

那银牛驼了两人，仍然是毫不吃力，健蹄迈开，风驰电掣，戚戚翁坐在前面，只觉得劲风扑面，两旁景物，倒退如流，偏偏跨下平平稳稳，毫无颠簸的感觉，不由暗赞，这银牛果然是天生异种，人见罕睹的宝贝！

甘州今名张掖，地当甘肃走廊的蜂腰中心，为西北交通的咽喉。

那时虽未开发，但自古至今，由于其重要的地位，商贾往来，必经于此，故而五方杂处，颇为繁华。

华灯初上时节，街门客栈饭店，灯火辉煌！

饭堂里高朋满座，汉、蒙、回各族杂处，有的在高谈阔论，有的在猜拳行令，大碗喝酒！

店小二忙得脚底朝天，汗如雨下，不时将搭在肩上的抹桌子布，擦着前额上的汗水，端汤送菜，忙得不亦乐乎！

蓦的，这厅中霍扬起一声长叹，叹声虽不高亢，却顿时刺破了喧哗之声，清晰的传入每一个酒客的耳朵里！

喧哗之声，不由刹时均顿，一厅中，每个人却被这宛似古墓幽灵的叹息之声，吓了一跳！

就在这喧声一顿，众人惊诧相顾之顷，大厅一角上，霍又扬起一阵悲唱，唱词是：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？

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？

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

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

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

店小二，小娃儿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

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

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愿醒。

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。

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谗谑。

主人何为言少钱？径须沽酒对君酌。

五花马，千金裘。呼儿将出换美酒，

与尔同消万古愁。与尔同消万古愁。”



这正是一代诗仙李白的“将进酒”诗，但歌者却将“岑夫子”，“丹丘生”，改成了“店小二”，与“小娃儿”。

同时后面也加多了一句“与尔同消万古愁。”

这歌声，声如沉雷，直震得满厅灯火摇摇，欲灭还明。其调悲苍之极，闻者有几人竟被感动得双泪交流，默默的举碗而作牛饮！

其他多数人虽未如此，却不由均皆停杯不饮，面含惊疑的注视着那位仰头的歌者！

那歌者白发苍苍，满面皱纹，层层叠叠，衣衫破旧，肤色黑黄，仰首闭目，泪痕斑斑，似是不胜悲戚！

歌者对面，同桌而坐的，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少年书生，满脸怜惜之容，用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注意着歌者的一举一动！

众酒客纷纷暗自惊异猜疑，不知这一老一少，是何来路？怎的那老人，会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慷慨悲歌？

那少年书生，待那老人歌罢，立即接口道：“老前辈何事忧愁？在下不才，可得闻乎？”

那老人闻言，方似霍然惊觉，身在何处。

忙即举袖抹去脸上泪痕，长叹一声，正待开口！

却听厅中前座上，“咚”的一声巨响，站起来一个彪形大汉，戟指着老人，喝骂道：“老甲鱼在这大庭广众里，鬼哭神嚎，卖弄功力，敢是轻视我塞上无人吗？”

那老人勃然变色，怒道：“大小子出言不逊，老夫戚戚翁，一生率性而行，还未见过象你这样的人呢……”

那人一听，“戚戚翁”三字，神色一怔，旋即“哈哈”大笑，抢先接口道：“想不到尊驾果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……哈哈……”

他这一阵狂笑，声震饭堂，坐在附近的酒客，均被震得耳鼓刺痛，面目变色，纷纷掩耳而逃！

罗天赐见状，大为不平，一声断喝：“住口。”

其声不吭，却直震得那发笑的大汉心头颤战，大吃一惊，笑声霍然停住，嘴巴却还来不及闭拢！

与那大汉同桌的尚有四人，他等与戚戚翁，虽不曾觉得罗天赐这一声喝，有何异处但瞥见发笑的大汉这般形状，均皆大吃一惊！

须知这几人都是行家，均知道以内力发出震耳洪声，并非难事，但像罗天赐这般震荡之力，仅让一人闻得，却非有数十年苦练，习得上乘玄门内功，精通内家传音之法，不克臻此！

罗天赐却不管别人如何想法，他潇洒的站起身来，朗声对愕住张嘴的大汉，道：“兄弟适才责备老人家，不该在此卖弄功力，但阁下何又明知故犯，惊世骇俗呢？”

逃走的酒客，可没有走远，此际闻得笑声已停，纷纷又转了回来，拥在门口墙边，向里面窥看，等着武打的好戏开锣。

店小二都藏得远远的，贴着墙角站着，店家却挺着个又鼓又圆的大肚皮，站在近处，脸上似笑非笑的，搓着双手，欲言又止，不知他想劝止？还是怎的？

店中的食客，没逃到外面的，此刻也都停了筷，让到两边去了，一个个不但毫无惧容，反有些兴高彩烈的样子。

中央只剩下两桌，七个人，隔着三四张方桌，对峙着。

是箭拔弩张的场面，开打与否，就看那大汉的态度了。

罗天赐虽则生长边陲，却不了解边陲的民情，故此他有些奇怪：“怎的这些百姓们都不怕死？”

却见那彪形大汉，一怔之下，霍然震怒，大吼道：“小子何人门下，姓什名谁，难道你吃了熊心豹胆，敢来架密宗门下西域五虎的梁子？看大爷不拆了你的骨头！”

说着双袖一卷，便待上前。

罗天赐见他这副狂态，不由得心头愠怒，但因见此地人多，家俱多。伤了无辜，毁了家俱，都于心不安，乃道：“且慢，在下罗天赐，可不是怕事的人，但此地人多，要打到外面去……”

那大汉一闻他自报姓名，初则一怔，继则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当阁下是谁，原来是好吃软饭的兔蛋。你这兔蛋，不在老侯爷家，坐享荣华富贵，却到此来横行，别人或许怕你丈人的财势，须知我鲁虎王大立却不惧你……”

说着，意气飞扬的扫视四周，把手一挥，道：“收桌子……”

此言一出，四周众食客，都纷纷鼓掌叫起好来。

而那店主人，嘻嘻一笑，挥手指挥伙计，七手八脚的，先将桌子上的杯、盘、碗、盏撤去，迅速的将廿几张方桌，合拢一起，煞时间成了一座擂台！

戚戚翁自从罗天赐与那大汉“鲁虎王大立”搭上了碴儿，便一直戚戚的连吃带喝，不再开腔！

此际，酒足饭饱，刚好店小二上来，将他的杯盘撤去。

他举袖抹抹嘴，拉着气愤的罗天赐，退后五步，悄声传授机宜，道：“小娃娃，这大个儿既是密宗，必练有‘大印手’的功夫，待会对敌，须提防他左手印掌，……”

罗天赐与人交手的经验虽然不多，但在祁连山学艺之时，却从那一方“羊皮卷”上，学到了天下各派的绝学，而深知各派绝学的长短。

故此，他毫未将那鲁虎王大立放在心上。

不过，戚戚翁这般好心叮咛，他不便扫人颜面，立即低声回答：“晚辈自会当心，敬谢前辈指导！……”

他一语未竟，店里的桌子已然摆好，店主用肥胖的手掌，“叭叭”的拍了两下，干咳一声，道：“鄙店今夜，得西域的英雄，密宗五虎，与大名顶顶的戚戚翁，还有老侯爷的招赘女婿罗公子，大

驾光临，鄙人深感荣幸。更蒙王大爷，不弃鄙店地窄桌小，让鄙人与一千乡亲，得以见识到各位的名家身手，真是千载难逢的好眼福……”

他又干“咳”了一声，继道：“所以，各位上台比划，无论胜败，事后鄙店都奉送一桌上好的酒席，分文不取……”

罗天赐不由得目瞪口呆，怎的也想不到，此地的百姓，竟如此好勇斗狠！

那店主说到此处，干笑一声，语气一转，又道：“只不过鄙店财短户小，家具有限，若那位踩坏了桌椅，就请……就请！……”

他结结巴巴，尚未说出下文，那鲁虎王大立，想是常在店里比斗，懂得规矩，从囊中掏出一锭五十两重的纹银，“叭”的放在擂台边上，道：“胖子你别噜嗦了，大爷若是踩坏了一点，这锭银子，就是你的！”

胖店主连忙一边作揖道谢，一边却用一对小眼，直瞅罗天赐！罗天赐知他意思，那肯示弱，立即取出一锭足重十两的金锭子，也自放在了擂台边上。

胖店主连忙唱个肥喏，立即退后五步，拱手道：“请！”

那鲁虎王大立，早已等得不耐，此时一见店主好不容易交待完了，两臂一拱，腿不弯，肩不摇，庞大的身躯，宛如一只怪鸟，跃上了台面。

罗天赐见此时已然箭在弦上，哪能再犹疑，足尖轻弹，恍如是四两轻絮，冉冉飞起，飘飘的落在台面上，竟即连长长的儒服衣袂，都未摆荡！

鲁虎王大立与他的四个伙伴，都不由暗暗皱眉。

戚戚翁脸上虽是喜容，却有惊意！

一千酒客，虽不懂其中奥妙，但看见两人，一快一慢，同时

落在台上，不由暴声喝起了彩！

两人对面，相距五尺而立，那鲁虎王大立，头大如斗，面如铁锅，膀宽腰粗，一身武士劲装，紧裹着肌肉结扎，与罗天赐文质彬彬，俊美无比的风度，两两相较，诚有天坏云泥之别。

四边的观众，这功夫可不注意谁俊谁丑，他们的兴趣，全准备着这台老鹰搏兔的好戏。

其中有个王老三，对旁边的人道：“瞧两位大侠上台的身手，可真个高明，咱们赌大一点！我以五两封五钱，搏王大侠三招内得胜，哪个要求？”

一时台下哄然响应，纷纷掏出雪花纹银，放在擂台四周，刹时间擂台边像是砌上了一圈银边！

鲁虎王大立，早已急着要教训罗天赐，此际登上台来，瞥见罗天赐气定神闲，一付无所事事的悠闲潇洒之态，分明未把他看在眼里，不由心头更忿！

只见他虎目怒睁，猛叱：“小子接招！”

一招“沙平日落”，“呼”的挟带起凌厉劲风，向罗天赐胸腹之间打去！

罗天赐垂手闲立，其实早已戒备于心，此际一瞥他出掌功架，果然是西域密宗的绝学，“飞沙掌”法，暗夹着大印手的绝顶功力！

这大印手，乃是密宗的绝学内功，出击时蕴劲于指掌上，含劲不发，直到递达劲力范围之内，方才猛的吐出内力。

这内力无声无形，非印中人身，不易察觉，但等到那时，内力已然撞入体内，震碎了内腑五脏，待要藏避，已然来不及了！

同时这“大印手”，另有一宗奇处，若是击中，伤处肌肤之上，必现出一个完整的掌印，其色鲜红，如同画上去的一般，其名的来由，亦多由于此！

罗天赐深知这大印手的厉害，但他练就三种绝世的神功，自

然不惧。

只是他自忖与王大立并无深仇大恨，不宜以硬撞硬，令这密宗的高手，败得太残太快。

一见他动，立时施展开奇巧的身法，脚下巧踩七星步，向左一兜，让开掌力正锋。

举臂一绕，右手骈指如戟，竟向那王大立右手腕脉划去！

那王大立身躯看似粗笨，其实灵活无比。

他一击不中，目见罗天赐已到了他的右侧，骈指划来，竟然不加理会蓦地欺身一转，一招“弯弓射雕”，掌砍手印，无一不是人身的要害大穴！

尤其是拳风劲烈无比，暗中尚隐含着极其厉害的印手内力，当真是威猛之极！

罗天赐见他根本不理自己的招数，必知他必是自恃着横练功夫，故此才这般大意！

故不由心中暗骂：“这人真是浑愣得紧，你怎知我没有制你的功力？”

想着，却到底不愿树立仇敌，予人难看，忙即身形一转，侧面绕至敌后，一掌只用了三成功力，向对方左肋攻去！

鲁虎王大立，确实受过名家的传授，功力深厚，反应灵活，他此际一见罗天赐转到背后，攻他左肋。蓦地虎躯微塌，倏的一肘撞出，竟然风声簌簌的，向罗天赐掌心撞去！

罗天赐亦是太过大意，未料到他会突出这又快又巧的奇招，不愿硬撞，其疾如风向后退去！

王大立一撞不中，招发即收，大吼一声，猛地旋身，与罗天赐对面而立，一连劈出数掌，劲力之雄，确实罕睹！

罗天赐既然不愿意硬接硬架，只好连退数步，暂避凶锋，哪知五步之后，脚下忽踩着个银锭，心中一凛，方知在不知不觉

间，已然退到了擂台边沿！

王大立虽粗不笨，此际见罗天赐已临桌边，哪肯放掉机会。顿时鼓其余勇，直欺进去，双臂猛劈猛砍过去！

罗天赐身后，观战的诸人，见罗天赐一味退让，不由得十分泄气。

尤其是睹他甘招内，不会败北的酒客，瞥见他堪堪就要跌下台来，忍不住大声警告，乱叫乱喝，为他加油！

罗天赐血气方刚，涵养再好，也有个一定的限度。

这功夫他见鲁虎王大立，得理不肯饶人的狠像，不由动了肝火。

只见他俊眉扬轩，双目中霍地闪现出两道奇光，单掌胸前一立，缓缓推出，同时，口中亦道：“阁下咄咄逼人，在下要得罪了！”

说话间，早已运起了威右所传的天罗神功，一式“草偃风息”，无声无息的推逆而出！

说也奇怪，那鲁虎王大立劈打而出的猛鸷劲风，竟恍如泥牛入海一般，煞时间消失无踪！

而他所发的那一股摧枯拉朽的大印手潜力，却直似撞在万斤钢墙之上，蓦地反震回来，震得他双臂飞麻，马步不稳。

“蹬蹬蹬”一连后退了五步。

“咔嚓”一连踩裂了五张坚木制成的桌子。

同时，心胸中血气翻涌，几乎冲上咽喉，喷出口来！

他顿时大惊失色，强自咬牙运气，将一口逆血压下了，闷“哼”一声，正待重整旗鼓奋力雪耻！

却听那罗天赐，朗笑着拱手道：“承让！承让！”

这一来分明是说他已经输了，不用再比了。

王大立心里虽然明白，这俊秀文弱的书生，功力高他一筹，玄功神妙无方，但一生横行西域，哪能忍得这口恶气？

再说，他师傅的绝学，“飞沙掌”法，尚不曾施展开来，怎知在招数上，便赢不得这娃儿呢？

故此，只气得他那黑脸直泛紫光，凶睛圆睁，犹如鸽卵，方才压住的血气，几乎又要吐了出来！

不过，他虽不甘心，到是个直性子的江湖人，故此无论如何，也觉得不能撒赖。

无奈何，只得狠狠的道：“小子，今几个算你运气，但这笔帐大爷记在心里，哪儿遇着，哪儿再算……”

说着，狠狠的一顿脚，是想跃下台去，哪知气急之下，忘了身在何处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脚下桌子，碎裂成片，他那庞大的虎躯，也跟着沉了下去！

他赶紧双臂一分，撑在左右的桌上，一跃而起，心里的那份憋扭就别提了！

台下的观众，这功夫有的哄然大笑，有的在抢赢的银子，有的唉声叹气。

还有的输了银子不服气，放声大叫，鼓励王大立，道：“大爷，你没输吗？别泄气呀！再斗斗看……”

赢了的，可真怕王大立重整旗鼓，重起战端，一边赶紧掖起银子，一边嚷着打岔！

“老大你别这么说，人家大侠客，讲究的以武会友，点到为止，哪能像你老大似的，输了他妈的不肯认账，死缠……”

另一人心里本来憋扭，这工夫听见他话里带刺，顿时气冲斗牛，泼口大骂道：“妈的皮，大爷几时输给你不认账来着他妈的皮，你再血口喷人，大爷不敲掉你这嘴狗牙，你不知大爷厉害！”

骂着，边动手卷袖子，就要真个动手。

王大立听了，这乱哄哄吵闹之声，又气又恨，又羞又恼，正在这下场不是，再打不起的维谷之境。



台下“嗖”的纵上来一条人影，将巧巧落在他的身边，现出个短小精干的人来，正是他的二师兄，矮脚虎刘环。

罗天赐心知他这一上来，免不了又得再打一场，心想反正打定了，便凝立台上，静以观变！

那矮脚虎刘环若比起鲁虎王大立来，足足低了二个头，但是他满脸的凶悍之气，却与王大立一模一样。

他瞪着一双暴射凶光的环眼，上下打量着罗天赐，好半晌，方才扭头对王大立，道：“四弟，你先下去，这一场让咱老二，领教领教这位罗朋友的罕见绝学！”

王大立鼻“哼”一声，狠狠的盯了罗天赐一眼，转身掠下台去。

那刘环一等他师弟下去，“刷”的一声，从腰里抽出一把带鞘的缅甸刀，左右手分别执着头尾，对罗天赐道：“阁下功力卓绝，但不知尊师何人？可否见告，以免彼此源渊有自，伤了和气？”

原来这矮脚虎刘环，在台下之时，瞥见罗天赐最后一招“草偃风息”，无形无影的内力，与域外“无形拳”法相似。

而域外“无形拳”，乃是青海海心山一脉密传的绝学，与大印手有同工异曲之妙，威力或更过之！

海心山一脉，在青海实力雄厚，不下于西域密宗门，尤其当今海心山山主，无形秀士，情性怪异，喜怒无常，出名的心狠手辣，护短难缠！

若万一罗天赐艺出此门，被他打赢了还好，若是打败了他，无形秀士得讯，亲自出马，则不仅自己五人，难以幸免，更且为师门惹下了一个强敌，岂非不智之极！

罗天赐哪知道他这种用心，暗想自己若是说了真话，则两恩师的真名无人能知，而其绰号，则又无人不知，极易惹起极大的麻烦！